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十七

真宗皇帝紀十八之一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備鑾駕詣玉清昭應宮太初
殿奉表奏告尊上玉皇大帝聖號陳設如大祀惟三進酒
飲福並用金醖羣臣朝服陪列諸方客使貢舉人蕃夷酋長
道釋耆壽坊市民庶悉集宮門外舊儀皇帝殿 上再拜羣
臣不拜以躬率臣庶有司定 上再拜內外皆拜今諸州皆
建道場設醮奏表臣庶家悉置香臺上香望拜官司檢察之
是日遂奉安刻玉天書于寶符閣塑御像冠服立侍 上升
閣備登歌酌獻還御宗德殿受賀大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賊
及已殺人者咸除之內外文武官滿三年者有司即考課以
聞緣河江淮南兩浙民田經水灾者悉蠲其稅丁亥賜玉清
昭應宮國子監印本經書各一部 己丑樞密院言准詔定
承天節南郊奏廕子弟恩例宰臣樞密節度使帶平章事子
授東頭供奉官弟姪孫左侍禁樞密使叅知政事樞密副使
宣徽節度使子授兩頭供奉官弟姪孫右侍禁左右僕射太
子三少御史大夫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諸行尚書子
授左侍禁弟姪孫左班殿直三司使翰林資政殿翰林侍讀
侍講龍圖閣樞密直學士左右常侍上將軍統軍太常宗正
卿御史中丞左右丞諸行侍郎兩使留後觀察使內客省使
子授右侍禁弟姪孫右班殿直給事諫議中書舍人知制誥
龍圖閣直學士待制三司副使防禦團練客省引進四方館
閣門使樞密都承旨子授右班殿直弟姪孫三班奉職大卿
監帶職少卿監諸州刺史子授三班奉職弟姪孫借職南郊
刺史以上如承天節例其諸衛大將軍少卿監諸行郎中帶
職員外郎內諸司使樞密諸房承旨子授三班奉職弟姪孫

借職諸衛將軍諸司副使子授借職樞密諸房副承旨子初命授同學究出身再經恩授借職景德四年十一月十日是日中書進

呈御史中丞馮拯應詔舉太常博士知桂州王專大理寺丞

河南府軍巡判官趙喻上曰此所舉官當與常異並令轉

官專與轉運使副喻與通判差遣王曰王專前後十六人

保舉轉官亦已三年誠如聖旨處分趙喻近得京官欲止升

差遣今後舉官欲并以考第歷任進呈上然之庚寅宴

近臣于會靈觀以玉清昭應宮奏告禮畢也甲午命兵部

郎修國史趙安仁知禮部貢舉翰林學士李維知制誥盛度

劉筠同之上覽諸道舉貢人數減于常歲曰外郡官吏

未體朕意耶比者詔命累下但戒其徇私耳若能精擇寒俊

雖多何害是歲始置謄錄院令封彌印官封所試卷付之集

書吏錄本諸司供帳內侍二人監焉命京官校對用兩京奉

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舉官考校置謄錄院實錄未見疑本脫當考其月日

初秦州民家子趙抱一牧牛田間一夕有扣門召之者以杖

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

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能測會巡檢使過其下

聞樂聲疑羣盜謹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

在援以下問之具言其故凡經久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

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柏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

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詞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

事野行露宿上祀汾陰歲至京師猶并角得召見賜名度

為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與人言多養

生事無方外奇說于是又詔蠲免其家租稅徙棣州城先

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言河流高于州城者丈餘

朝命累年役兵修固蓋念徙城重勞民力去冬盛寒尚有衝

注若凍解必致決溢為患滋深今請于州之北七十里陽信縣界地名八方寺即高阜改築州治以今年捍堤軍士助役則永久之利詔可令權度支判官張續內侍押班周文質乘傳與士衡士遜等同蒞其事三月而役成時故城積糧甚多或者病其難徙士遜視瀕河數州方歉食即計其餘以貸民期來歲輸新治公私便之孫襄既徙知襄州復上疏論徙州非便且著河書以獻既而大水沒故城文餘 甲辰中書以准敕舉官姓名進呈請以歷任及為人所舉多者入大藩知州提點刑獄為一等大藩通判小郡諸州為一等幕職州縣官年限及元敕歷任無大過者令銓司注替磨勘引見從之二月宗正寺火有司奉玉牒屬籍置他舍得免判寺官並坐責黜命鹽鍊副使段暉擇地營宗正寺自今判寺官不得携家屬居之曰詔諸司庫務益嚴火禁 西蕃首領喃廝囉立尊溫逋欺木羅丹並遣牙吏貢名馬估其直約錢七百六十七萬詔賜喃廝囉等錦袍金帶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千兩他物稱是 玉清昭應宮言太初明慶殿惟朝命乃建道場其皇親近臣許于紫微殿寶符閣下餘人止于諸小殿及道官廨宇醮設從之 丙寅以楚王元佐為天策上將軍興元收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唐及後唐天策上將軍並開府時元佐久病特加褒號不開府仍結銜在功臣上帝謂宰臣曰楚王加恩興元府必遣人來重于煩擾宜速止之府牧自此始 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 合格並許奏名 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好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表陳因求解職詔不許己卯徙堯咨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 上聞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黃目察之盡得其實 上不欲窮治止落職徙知鄧州他日 上謂宰相

曰或言黃目在陝西條約邊事雖主將亦罕饒假王旦曰太祖朝邊臣橫恣或得一儒臣稍振紀綱便為稱職 上曰近

聞外官多事依違黃目苟能如此亦可嘉也然不可過當生

事宜密戒之堯咨從鄧州乃書之三月辛卯中書上羣臣應

詔所舉官 上覽之曰皇甫選人言其好談民政陳絳亦聞

有吏幹王旦等曰選好師慕古人而臨事迂濶無益于用絳

制策入等外任有聲而性多簡倨時李永錫亦在舉中旦等

言永錫即頃年妄陳封事被黜者 上曰曰縉紳之士多忌

忌前毀訾近日頗協附有位久則便成朋黨深宜絕其本源

也旦等曰唐文宗朝二李各樹朋黨迭相升黜晚年自不免

褫職由此也 戊戌趙安仁等上禮部合格人數姓名 上

頥謂宰相曰今歲舉場似少諂議安仁等適對朕亦以此語

之矣王旦曰條式備具可守而行至公無私其實由此癸卯

上御崇政殿覆試多所黜落又疑所黜抹者或未當命宰相

閱視之旦曰考官過為艱難公在其中矣于是得進士蔡齊

以下百九十七人並賜及第六人同出身又賜六舉以上將

奏名進士七十八人同三禮出身賜諸科三百六十三人及

第同出身試將作監主簿除官如元年之制齊等既考定

上頥問王旦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真所謂爰

求寒俊也故事當賜第必名其高第數人並見又恭擇其材

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人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

舉止端重 上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

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 上喜謂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

給七驕出兩節傳呼因以為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

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齊膠水人也 上之親

試進士也召崇文院檢討馮元講周易泰卦元因推言君道

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財成 上說特賜五品服 夏四月癸丑召宰相觀書玉宸殿門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遂臨水軒賦詩各賜衣帶器幣吏部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刑部尚書馮拯兵部侍郎趙安仁預為乙卯宴近臣于長春殿鎮定路都部署步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王能來朝故事節帥陛見必賜宴掌兵者則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吏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馬軍曹璨等皆當侍立品秩非便乃詔璨等悉預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為例

戊午丁謂言會靈觀頌記望賜御製御書從之 辛酉賜宰相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論 壬戌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寇準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之姦邪數與忿爭特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準頗右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

卷之六十一

五

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 上勉從其請而用赦釋之蓋京師歲費絹百萬而準所助才五萬而已準又以三司放馳坊軍士不俟給裝錢為特過特方有寵 上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于疇昔旦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度之準之未為樞密使也旦嘗得疾久不愈 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于便殿勞問數四因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 上曰張詠何如不對又問馬亮何如不對 上曰誠以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 上撫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平侍遂辭退及準為樞密使中書

有事關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即以聞 上謂旦曰中書行事
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
坐罰樞密院吏惶恐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止
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既而樞密院有事送
中書亦礙詔格吏得之欣然以呈旦 令却送於樞密院吏
白準 大慙翌日謂旦曰王同年大度如此即旦不答旦每
見 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一日 上謂旦曰卿雖談
其美彼專道卿惡旦謝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
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
由是愈賢旦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于旦求為使相旦大驚
曰使相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既而 上問旦
準罷當為何官旦曰準未三十已蒙 先帝擢置二府且有
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移亦足為朝廷之光也及制

出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上具道旦所以

薦準者準始愧嘆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
光記始旦薦準事以八年為月亮時但為工部張詠馬亮皆為尚書
按詠始旦薦準事以八年為月亮時但為工部張詠馬亮皆為尚書
亦未得為尚書也則果由旦詠此即當在八年復以前準未使相
所三以此為使相也則果由旦詠此即當在八年復以前準未使相
幾旦此年則問張詠固當置此若前此則準蓋侯方為使相
由洪州則問張詠固當置此若前此則準蓋侯方為使相
知元震聞上未審必有司馬意擢置此府之不事當問或問
藍元震聞上未審必有司馬意擢置此府之不事當問或問
扶病入對見準問張詠固當置此府之不事當問或問
耳今病入對見準問張詠固當置此府之不事當問或問
始建司馬附見準問張詠固當置此府之不事當問或問
云旦將景祐元年對改名當延時殿未延和殿也今承明殿祥符
數人自將此相獨對未滋福殿得令左右扶掖而升薦賢士為
使樞密時者以相素體多病則其扶掖也今承明殿祥符
如樞密時者以相素體多病則其扶掖也今承明殿祥符
沒亦嘗數對承明不應更滋福殿得令左右扶掖也今承明殿祥符
旦亦嘗數對承明不應更滋福殿得令左右扶掖也今承明殿祥符
承明對承明不應更滋福殿得令左右扶掖也今承明殿祥符
上承明對承明不應更滋福殿得令左右扶掖也今承明殿祥符

擬并問馬亮是日以吏部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並

為樞密使司平章事 甲子 上謂王旦曰上封者言中書

不言事罕接賓客政令頗稽滯旦等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

退不肖四方邊奏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日

奉德音動遵審告外人不言者是臣等無漏言也罕接賓客

誠亦有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邊要藩郡守臣及非次將

命群臣陛辭之後未嘗不見或齋到劄子者觀其所述可以

詳悉洎復詢問即涉律求大約中書庶事動守程守不敢隨

意增損行遣疾徐日有奏籍然思慮不至事或有未便未免

重煩聖斷是臣等過也皆再拜 上慰諭之王珪會要以此

不月今上又謂旦等曰朕每有所聞于中書無隱必宣示之

而臣寮言事多請不付中書恐貽怨責然或漏露何也王旦

曰臣等每奉德音或有所施行至視事閣中盡屏左右親錄

進止授本房吏外無知者或慮舍人草詞筆吏謄奪之故當

益戒令嚴密然朝廷命官如轉運使副三司判官之類不出

藩郡知州久經事務者外人或能預料十得五六苟與擬議

符合則無所逃誘 上曰此事不免有之但心存至公亦無

所害朕故博訪欲在位盡公致天下人安無他意也 丙

寅詔曰自我京畿達于淮泗倉庾相望轉輸至多若無損增

之欺寧有羨餘之積俾均出納以便公私應裝納倉廩之處

及在京諸倉監官等並須兩平受納不得侵削所收羨剩並

不理為勞績但一畧幹集別無逋負即依元勅施行先是監

百萬倉國子博士夏侯晟等收到出剩乞行酬獎有司以咸

平中條制凡倉庾所收出剩不為勞績至是申明之晟囑

卒未以監察御史李仲容為右司諫直史館 上之親試進

士也內出詩賦論題先令考官析其義仲容所對頗詳備

上嘉之特命中書召試而有此授焉 壬申崇王元儼宮火
自三鼓自翊日亭午乃止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
秘閣 王旦等請對于內東門之便殿 上曰 祖宗所積
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等曰陛下富有天下財
貨不足憂慮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耳臣等備位宰輔天灾如
此謹當罷斥竊聞主藏者收救錢帛諸班軍校皆戮力爭前
人百其勇 上曰朕所憂者惟軍儲爾錢帛所傷不多至于
大禮賞給亦可以漸致若軍儲不足須至率民此朕所甚憂
也遂下詔罪己令文武百官上封論事無或隱蔽命參知政
事丁謂為大內修葺使 五月辛巳刑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王隨言准詔劾崇王元儼宮遺火事奉元儼侍婢
韓盜賣金器恐事發遂縱火其知情干連人悉具以聞詔韓
氏斷手足令衆三日凌遲處死知情人處斬餘並等第決配
先是當死者甚衆王旦獨請對言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
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乃過為殺戮恐失前詔意也
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 上欣然納之由是減死者幾
百輩 秦翰言內廷端午時眼望權住給賜從之 壬午安
靜武信軍節度使崇王元儼奪武信節度使降封端王出居
故駙馬都尉石保吉第記室參軍崔昺坐輔導無狀亦責官
中書門下樞密院請罷給月俸不許又請罷賜端午時服許
之 甲申命寇準知河南府東西京留守司事 辛卯河北
轉運使李士衡等言管内諸軍準備支用外有錢四十萬貫
紬五千足絲三千兩布二十萬足請悉以上供優詔褒之其
錢帛令奉路貯積勿更輦致 壬辰詔于右掖門外創崇文
外院別置三館書庫時宮城中嚴火禁甚峻 上以群臣更
直寓宿寒洩之月飲食非便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唐故

事而修復之 廢內侍省黃門其高班內品改為前殿祇候
高班內品 詔自宮禁造 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
為飾嚴其科禁自是遂絕 知制誥錢惟演獻其父所賜禮
賢宅復詔獎之賜惟演錢五十萬令均給六房仍各賜宅一
區 詔契丹國信物舊用金飾者並易以錦繡 庚子放宮
人一百八十四人 壬寅中書門下請以庫藏燻損足帛襪
物給所請月俸及衣賜五分折支文武百官學士而下相繼
拜章以請詔不許章再上乃許之 六月甲子改元門曰乾
正陽門朝元殿曰天安殿日華月華門曰左右太和門又避
太宗舊名改含光殿曰會慶殿天光門曰大安門 乙丑新
授杭州觀察推官朱昌符等四百六十人入謝 上顧謂輔
臣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等曰選衆拔士十得二三
亦為多矣然遭盛時登此科級倘才行兼全則亨途何遠因
言昌符即台符之弟 上曰台符有文學其著述可采甚嗟
念之 給事中知荆南府馬亮言竊見天下庶官職田過為
優厚請三二年間權住支給聊助經費臣今歲所得米麥四
百二十餘石已牒本府納官訖詔獎之 辛未令諸州以御
製七條刻石從夔州路轉運使陝人臧奎之請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五十六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八之二

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己卯大赦天下非已殺人及枉法賊致殺人十惡至死者悉原之賜修內兵匠物有差自今諸州有大辟情可憫者具獄以聞勅法律內重刑未稱矜恤者法官與編勅官條奏先是上謂宰相曰朕以盛夏之中屬念囚繫欲肆恩宥何以為名王旦曰今邊方寧謐黎庶安風雨以時痲癘不作叶此景貺特覃大慶故其宜也翌日以條目進呈上曰前後赦文未嘗不以謹罰為首今當別白條告使四方曉解旦乃以二事為請故特著之庚辰王欽若上準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上謂近臣曰昨宮中救焚召發軍士宣旨所至應聲而來誠足嘉尚然茲事體太古者追兵以符正為倉卒之際必須取驗契合

也壬午詔殿前侍衛司自今非時宣召軍士候見御寶文字乃得發遣無則畫時覆奏所降御寶不得轉付所司每遇遷轉遞相交授詔諸司庫務如中使宣取金帛錢物但依往例畫時應副不得以見管都數供報如違主典處死監官除名決配舊制庫務都數雖三司使不得知之丁謂充使日自陳度支經費宜知常數上勉從其請仍令副使已下不得預聞而主藏攸司不詳條禁每內臣有所宣索必盡數報之或具列名物之籍以供故特申警焉以童子蔡伯希為秘書省正字其父龜從為校書郎伯希家奉福州隨父至京師纔四歲誦詩百餘篇上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曰命以官又以龜從久在場籍獎其善于訓子召試中書而命之又作詩賜伯希癸巳編敕所言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舊自五足後二年遞增至二十五足流二千五

百里三十足即入絞刑緣法律凡加重刑皆須循次今獨此條頓至大辟望改三十足為流三千里三十五足絞後之上謂宰相曰數有人言官吏犯賊者多蓋朝廷緩于懲戒王旦曰今品官犯賊情理乖當但於錢已上皆配隸衙前遇赦得逐便再遇赦得叅軍文學終身不齒善良其有犯法輕賊遇大慶不過得一判司每赴選調必首載其賊濫為辱極矣然萬一有當極典者朝廷但委之攸司咎者無由得免蓋太宗謹重刑罰行三省之恩此等多蒙減死陛下即位以來賊吏若比前代則犯者亦似差少丙申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隨知制誥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先是上覩隨奏章謂輔臣曰隨賦性素順然有執守王旦曰朝廷羽儀皆出臺閣非清介自立加以該博則不能彈壓多士于是擢隨掌外制隨以不善為制詞即出典藩尋有詔增

應天府公用錢至百萬從隨所請也

據實錄隨以是日除此制誥即出知南京前此

未有其比也當考

戊戌昭宣使平州團練使入內都知秦翰卒上

甚悼惜為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賻祿加等及終內畢又遣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僮僕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身被四十九鎗羣帥推其勇敢輕財好施所得俸賜多均給將士眾尤附之上嘗謂王旦曰翰盡忠國家不害人亦不妄譽人每有敷陳深可信委旦曰翰謹謙下人多推其長者上曰翰在先朝嘗言與李繼遷款暱出入帳中無間可陰刺之且言臣一內官不足惜或為國家去此劇賊死亦無恨太宗深賞其忠旦曰雷有終在西川與上官正石普多不叶賴翰和解不然幾致生事上曰邊臣有傲狠自任難為謀事者翰必平之言無枝葉但推誠直致而已故人自樂從昨劉承珪卒翰言承珪不避眾怨與之不足者今必流謗望悉

勿聽朕益嘉其為人也其後重贈彰國節度使詔楊億撰碑文億以翰不畜財表辭所贄物雖朝旨不許而時論美之

甲辰詔編太宗妙覺集入佛經藏內藏庫言三司所借金帛其數至多舊借金即以饒歛等州及諸路所貢充還今諸處納到三司指揮直送左藏庫不惟漸失封樁數目又不應劉承珪句當往例詔三司規畫補填秋七月丙辰王欽若准詔討閱道藏趙氏神仙事迹凡得四十人詔盡于景靈宮之廊廡以牛疫須醫方于諸路免牛稅一年戊午樞密副使王嗣宗罷為大同節度使先是嗣宗與寇準大不協累表求罷準既去位嗣宗復固請補外因授以旄鉞尋命知許州嗣宗舊嘗遊是州別墅在焉時人榮之嗣宗表求兼領汝許州捉賊事不許上封者言并州歲給軍衣絹四萬餘足皆自京輦送如聞軍中悉貿易之請官自置場有願中賣者

足給錢千二百收貯以備歲給可減輦送之半詔下三司三司亦言其便遂從其請庚午徙知昇州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知揚州給事中馬亮為工部侍郎知昇州以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李迪為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上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抑暴而已更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拮斂以為公或曠職務以為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上作讀十九代史詩賜近臣和宮苑使昭州團練使郭崇仁為解州團練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時崇仁母梁氏已詔起復仍有是命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自是凡十年不遷八月癸未以河中府陝同州歲歉民流命侍御史李行簡乘傳安撫仍與轉運使議發倉廩出糶及賑貸之行簡馮翊人嘗官于蜀陵州富民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為父書逐出之

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事及代還子美遺以黃

金五百兩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其為監察御史王嗣宗所

薦也王旦數稱其才 上亦雅知之再遷侍御史行簡為御

二年十一月附此 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

左僕射謚忠定 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詠臨

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

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

丁氏之門以謝謂 上亦不為忤云詠素以介潔著稱晚年

在陳州頗營市產業或侵刻細民時論惜之斬丁謂事記聞

則甄靖聖宋擬遺及國老開談所載也 丙戌以習進士戴國祥試將作監主

簿時知昇州馬亮言往歲有同年及第戴永赴官嶺表謂臣

曰苟不生還以遺孤為託未幾詠卒訪得其子才數歲收育

于家既長則妻以幼女願賜釋褐振其墜緒 上嘉亮之信

義故有是命 己丑 上謂宰臣曰近省羣臣准詔直言皆

止尋常事務王旦曰其間多以興建宮闈為言向敏中曰外

人不知修崇直館雖暫役兵卒實無妨民事 上曰亦有扶

情屬意詞近攝闔者殊不知矯偽易辨旦曰至若劉驥者援

據今古若素留心著撰及觀其歷任始則違法取息錢以告

敕質之尋又枉法受賍削籍配隸今始得為文學而抗章高

論自謂人莫我若 上曰古人云察言觀行正謂此也 庚

寅知汝州秘書監楊億言部內秋稼甚盛粟一石至四十穗

麻一石至九百角 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億之詞筆冠映當

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貞

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乙未以三司使工部侍郎林特

為戶部侍郎同王清昭應宮副使太常少卿馬元方為右諫

議大夫權三司使事特精敏喜吏職據案終日不倦 上以

特久任三司高年勤瘁特置此職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優其
月給以寵之尋又命特為修景靈宮使兼管勾景靈宮會靈
觀事 上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
九月己酉注輦國王羅茶羅乍遣使娑里三文等來貢真珠
衫帽各一及真珠象牙香藥等先是有舶商抵其國告以天
子東封西祀其王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
國有聖人故遣使入朝其使者又以盤捧真珠碧玻璃升殿
布于御座前降殿再拜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
意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十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
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前古不通中國其使者舟行涉千
一百五十日乃達廣州約其道路蓋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
其國有七城統三十一部落其王相傳今三世 上待其使
者例同龜茲國明年使還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娑里三

文至襄邑縣以疾卒因葬其地 上憫之遣官馳往奠祭
庚戌以工部郎中知鄧州陳堯咨守本官知制誥先是堯咨
兄樞密使堯叟因奏事言堯咨會赦當復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學士清近之職非會赦可復堯咨請蘇易簡例易簡前
自知制誥落職未幾復為知制誥 上不許曰堯咨亦嘗
為知制誥且授此職可也堯咨性剛戾數被挫辱忽無聊
上聞之復以問堯叟堯叟曰堯咨初不知 上恩所以保右
者自謂遭讒至此望取元犯事尤重者切責之使知悔懼遂
詔堯咨曰卿知永興日所為乖當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
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
所宜衆論甚喧不獨樂黃目奏也朕念卿母氏耆年堯叟朝
夕近侍未欲窮究姑示薄責旋加甄叙成命既出羣言愈謹
卿曾不內省但曰為人所傾自命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

當以前後事狀盡付有司堯咨乃惶恐稱謝 己未龍圖閣
待制孫奭上言伏以禮記舊月令一篇後漢司農鄭康成盧
馬之徒本而為注又作周官及儀禮注并列學官故三禮俱
以鄭為主而月令一篇卷第五篇第六漢魏而下傳授不絕
唐陸德明撰釋文孔穎達撰正義篇卷第次皆仍舊貫洎唐
李林甫作相乃抉摘微瑕蔑棄先典明皇曰附益時事改易
舊文謂之御刪定月令林甫等為之注解仍升其篇卷冠于
禮記誠古也當今大典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先訓
臣謹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彫印頒行詔禮儀
院與兩制詳定以聞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廢林甫之
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祭祀並須更改詳究事理
故難輕議伏請依舊用李林甫所注月令從之 庚申權判
鴻臚寺刑部郎中直史館張復上言請纂集大中祥符八年

已後朝貢諸國續画其衣冠采錄其風俗為大宋四夷述職
圖上以表聖主之懷柔下以備史臣之廣記從之及復以圖
來上 上曰 二聖以來四夷朝貢無虛歲何但此也乃詔

禮儀院增修焉

增修乃明年四月乙亥今並書

冬十月壬午以右諫議大

夫權知開封府王曙守本官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樞密直
學士刑部郎中周起加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時二州歲當代
上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
適用可威方面者鮮矣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人才之
多也王旦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耳然觀前
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大德今士大夫孰為無過陞
下每務保全之然流言稍多則不便于任使大都迭相稱譽
近乎黨過相糾訐近乎公鑒其愛憎惟托上聖則庶幾無棄
人矣 丙戌以右諫議大夫填從吉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

上召戒從吉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緩則滯惟須酌中耳有請屬一切拒之又曰府吏多與豪右協謀造弊事體日新朕記作尹時有毆小民者吏納賂移于僕夫僕夫伏辨將斷朕疑其非奉情也再令鞠問乃得實如此等事所宜深察及從吉領府事諉者甚多上以問輔臣丁謂曰從吉好言人過故積衆怨耳上曰當官宜守常道或強為善以取名則毀黷必隨至矣發運使李溥言江浙諸州軍淮南十三山場今歲入茶二千九百六萬五千七百餘斤視舊額增五百七十二萬八千餘斤辛卯以翰林學士晁迥權吏部流內銓知制誥盛度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對駁事迥以父名銓為辭遂命與度兩換其任時翰林學士王曾亦領銀臺司宰相議令迥代上曰朕聞外議謂嘗封駁詔封敕自是中書衡之多沮曾所奏今若罷去是符外議曰臣等本無忌曾之意今聖慈宣諭為宰相避諱請迥與度相易曾如舊上可之旦因言今封駁之任與古不同大抵除改差遣大小皆先奉進止繼入熟狀俟其可奏然後降敕此外或差誤有害勘會失實注等省視不至徃、有之頒下四方誠為不當封駁司官苟能詳覽改正乃助臣等不逮必無責之、理上然之壬辰盛度上聖祖天源錄五卷回上言所編事迹慮有未備願別命儒臣就館閣羣書更廣編撰以志先烈詔從之仍命王曾及集賢校理晏殊與度同纂集甲辰兵部侍郎趙安仁上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三卷有詔褒飾仍賜金帛知汝州楊億以常預編修賚物如之乙巳王欽若上聖祖事迹十二卷上製序賜名先天記欽若又續成三十二卷上之十一月甲子上幸景靈宮觀上梁賜從臣修宮使衣幣有差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上甚

嗟悼親制文遣內侍致祭護喪歸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
世雍同學究出身先是有譏放循默者 上聞之謂輔臣曰
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不知耳曰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
目曰議道議德議用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
官司議軍國議獄訟議征賦議刑正放將卒忽取前後章疏
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與訣酒數行而卒 乙巳
三司奏乏銀支用請令諸路權酒課悉改輸銀 上曰若此
民間銀益貴矣曰謂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五千今則
增踴逾倍何也王旦等曰國家承平歲久兼并之民徭復不
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皆是然
則器皿之用畜藏之貨何可勝數此外則兩蕃南海歲來貨
易有去無還加之坑冶興廢有時增價之由或恐以此 上
又曰聞長安故都至今有淘沙得金王者豈非當時尤盛富
耶旦等曰咸秦自三代以來建都至西漢徙天下富民實之
訖有唐千餘載相繼其富盛固可知矣方今東城繁庶與漢
唐無異長安洛陽雖云故都然地險而隘去東夏遼遠故漢
之吳楚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徃々強恃良亦遠而難制也加
其輔漕非便仰給四方當言牽費今國家始封于宋開國于
梁實四方之要會萬世之福壤也 癸酉高麗進奉告奏使
御事民官侍郎郭元與東女真首領何盧大來貢高麗主求
賜曆日及尊號且言契丹于其國西鴨綠江上創浮橋又于
江東築寨欲發兵焚毀則慮衆寡不敵邊民殊不安乃西女
真為之鄉導也郭元自言本國城無垣墻府曰開成管六縣
民不下三五千有州軍百餘置十路轉運司統之每州管縣
五六小者亦三四每縣戶三四百國境南北千五百里東西
二千里軍民雜處隸軍者不點面方午為市不用錢第以布

米貿易地宜粳稻風俗頗類中國歲一試舉人有進士諸科
筭學每試百餘人登第者不過一二十元辭貌恭恪每受宴
賜必自為謝表粗有文采朝廷待之亦厚明年辭還賜其王
詔書七函衣帶器幣鞍馬及經史聖惠方曆日等元又請國
朝登科記及賜御詩以歸從之 十二月戊寅皇子加冠禮
壬午王欽若上承天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同獻壽歌 上
和之 丁亥侍禁楊丞吉使西蕃喃廝囉遣言蕃部甚畏秦
州近邊丁家馬家二族此二族人馬頗眾倚依朝廷喃廝囉
以立導為謀主導貪而虐好殺戮其怨懼近築一城週回二
里許無他號令但急鼓則增土緩則下杵不日而就承吉又
苗上宗哥城東南至永寧寨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涼府
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
百一十五里又東至龕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
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 戊午著作佐郎集賢校
理晏殊上皇子冠禮賦詔獎之 上曰殊少年發立力學自
奮人鮮及之加以沉謹造次不逾矩甚為縉紳所器或聞有
大族欲妻以女殊堅拒之京城賜酺京官不得預會同輩各
之出遊不答掩關與弟穎讀書著文而已穎亦幼能屬詞朕
嘗遣取其所業且戒殊勿為改竄其弟請加塗乙終不之省
亦不言其故周密至此信其稟賦本異也 庚寅詔三司文
武百官月俸自來年悉支見錢如舊 辛卯以皇子慶國公
受益為忠正軍節度使兼侍中封壽春郡王舊制本州當遣
牙校僧道至闕稱賀詔罷之止令官吏附驛上賀狀 己亥
以御製陳書詩并注賜輔臣曰隋煬帝初平陳斬五佞人
以謝三吳當時天下稱賢及其無道乃過後主深可嘆也王
旦等曰陛下博觀載籍非惟多聞廣記實皆取其規鑒談徑

典必稽其道語史籍必窮其事論為君必究其治亂言為臣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筆立言皆化人垂世之作今之文章亦雅播紳稽古皆聖訓所及也 甲辰命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都大提舉抄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為鑄印給之初崇王宮火燔崇文院秘閣所存無幾既別建外院重寫書籍彭年請內降書本選官詳定然後抄寫命館閣官及擇吏部常選人校勘校畢令判館閣官詳校兩制內選官覆點檢又令兩制舉服勤文學官五人覆校其校勘詳校計課用秘省式羣官迭相檢察每奏課及上其勤惰之狀疑舛未辨正者聚議裁之詔可惟覆點檢官之職命覆校勘官兼之乃出太清樓書令彭年提舉管勾募筆工二百人彭年仍奏監書籍內侍劉崇超預其事又請募人以書籍鬻于官者驗真本酬其直五百卷以上優其賜或藝能可采者別奏

卷之四

十

候旨前後獻書者十九人悉賜出身及補三班得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卷彭年叅知政事仍領其務欽若為相以李迪代之自是常以叅知政事一人兼領然彭年既入中書不復至館其總領之務但委崇超判館閣官亦不復關預云

此據本志

刪政書八年十二月詔樞密使王欽若都大提舉抄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為鑄印給之初崇王宮火燔崇文院秘閣所存無幾既別建外院重寫書籍彭年請內降書本選官詳定然後抄寫命館閣官及擇吏部常選人校勘校畢令判館閣官詳校兩制內選官覆點檢又令兩制舉服勤文學官五人覆校其校勘詳校計課用秘省式羣官迭相檢察每奏課及上其勤惰之狀疑舛未辨正者聚議裁之詔可惟覆點檢官之職命覆校勘官兼之乃出太清樓書令彭年提舉管勾募筆工二百人彭年仍奏監書籍內侍劉崇超預其事又請募人以書籍鬻于官者驗真本酬其直五百卷以上優其賜或藝能可采者別奏候旨前後獻書者十九人悉賜出身及補三班得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卷彭年叅知政事仍領其務欽若為相以李迪代之自是常以叅知政事一人兼領然彭年既入中書不復至館其總領之務但委崇超判館閣官亦不復關預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五十六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五十七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九之一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叅知政事丁謂為之仍加刑部尚書以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仍領昭武軍節度使殿前指揮使曹璨領武寧軍節度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能為都指揮使領靜江軍節度殿前都虞侯蔚昭敏為馬軍副都指揮使領鄜州觀察使先是旻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為變有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此尤不可上曰然則奈何旦曰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及側者當自安矣上從其言故諸帥皆逋遷軍果已他上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辛酉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林特上會稽錄詔獎之仍付秘閣特前為三司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一千八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三十三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絲綿鞋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三茶鹽酒稅權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癸亥發內藏錢五十萬貫給三司興州團練使德文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為詞章上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由是宮中悉稱之蓋德文秦悼王第八子其兄三人早卒德文于次為第五也上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奏賦頌上每賜詩輒令屬和嘗有痼疾更數醫未效或曰有善治者在江南上為驛召醫至曰藥用生牛乳詔有司日給一器疾已為瘳醫者以官又嘗因疾獻詩十三篇上悉為和之數言願得名士為師

友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 庚午詔傳法院以 太宗
妙覺集為妙覺秘詮御製法音集為法音指要摹印頒行後
兵部侍郎趙安仁之請也 以工部郎中張士遜為戶部郎
中直昭文館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為戶部員外郎直史館
如故並充壽春郡王友賜襲衣犀帶緡錢又賜遵度金紫作
詩寵之時王將授經命中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者為府官
士遜時為河北轉運使以其平雅和謹歷外任著治聲澹于
榮利遵度同修起居注踰十年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間慮
上見之搢紳推其長者即與士遜赴闕而並命為初宰相將
用士遜等為翊善記室 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拜受
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士遜嘗謂王曰
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于是耶士遜愧謝發內
藏錢二十萬貫令三司預市紬絹以濟京東西路之乏時青
齊間絹直八百紬六百官給絹直一千紬八百民極以為便
自是紬絹之直日增後數歲遂皆倍于昔時云 二月乙酉
上為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優劣曰姚崇宋璟真名相
也明皇委之不疑誠為至當而過信國忠林甫深可惜也王
旦曰姦邪之人誣陷良善其言似忠人主難辨而外人罕敢
極言以取禍故國忠林甫得以專陷人君若能察陷人而
自進者十可見其七八唐室顛危數矣而人歸唐德者賴祖
宗仁恩浸厚也 上曰陸贄言德宗英睿有獨御寰中之志
且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獨治也 丙戌知秦州曹瑋言州民
多訟田者及追承契要皆云亡失若召集鄰保頗為煩擾蓋
買地之初未嘗稅契改戶以是牒訴繁委臣即移告屬縣舊
無契者限兩月詣官首露輸稅印券凡得新戶一千六百二
十稅錢四千二百三十貫訟訴頓息慮諸路亦多此類望徧

行條行從之 丁亥監修國史王旦等上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優詔答之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趙安仁晁迥陳彭年夏竦崔度並進秩賜物有差王欽若陳堯叟楊億嘗預修史亦賜之 己丑修國史院言兩朝實錄事有未備皇降赴本院增修從之 壬辰命修景靈宮副使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戶部侍郎林特詣兗州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宮觀總一千三百二十二區詔獎監修內臣賜工卒緡錢甲午詔築堂于元符觀南為皇子就學之所賜名曰資善上作記刻石堂中命入內押班周懷政為都監入內供奉官楊懷玉為壽春郡王伴讀仍面戒不得于堂中戲笑及陳玩弄之具庶事由禮使王親近僚友 丙申以後宮崇陽縣君李氏為才人 癸卯召近臣于翔鸞閣觀 太宗御書及御製聖文神筆頌玉宸殿記等 上作詩命從臣和又幸流杯

殿泛觴登象瀛山翠芳亭宴玉宸殿 在苑中密邇宮禁上優寵宰輔每大禮慶成從容一召至焉後兩制皆預特恩也三月樞密使王欽若上新校道藏經賜目錄名寶文統錄上製序賜欽若及校勘官器幣有差尋又加欽若食邑校勘官階勲或賜眼色初東封後令兩街集有行業道士修齋醮科儀二年七月壬申命欽若詳定成羅天醮儀十卷 八年丙申又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 二年明年于崇文院集官詳校欽若總領鑄印給之舊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嘗命散騎常侍徐鉉知制誥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寫本送大宮觀欽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陰符經乃老君聖祖所述自四輔部升于洞真部欽若自以深達教法多所建白時職方員外郎曹谷亦稱練習欽若奏校藏經未幾為淮南轉運使奏還卒業詮整部類升降品第多其為也仍令

著作佐郎張君房就杭州監寫本初詔取道釋藏經互相毀

訾者刪去之欽若言是年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迹不可削

者又言三年十九天生神章玉京通神消災救苦五星秘授

延壽定觀內保命六齋十直凡十二經溥濟于民請摹印頒

行從之此段摠載或已有入長編者當檢討刪去曹谷即驗

十卷癸丑詔官吏犯贓被劾有故延歲月以俟赦宥者自今

法寺勿以赦原 辛酉 上與輔臣言及尚書省制度曰曰

今惟銓選典故稍存而幕職州縣官中亦有才俊不宜輕之

王旦曰吏部與諸司不同但不能舉職耳 上曰言事者屢

請復二十四司之制楊礪常言行之不難但以郎中諸司使

同領二職則漸可改作旦曰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

京倉部也莊宅屯田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雖名品可

效而事任不同當時諸司所行惟京邑內外耳諸道兵賦各

歸藩鎮非南宮一郎中員外郎所能制也朝廷所得才三分

之一名曰上供其他留州送使之名皆藩鎮所有其後諸帥

跋扈由藩鎮強大也今之三司即尚書省故事盡在但一毫

所賦皆歸于縣官而仰給焉故蠲放則澤及下賜與則恩歸

上此國家不易之制也 上曰何承矩常請以五等封爵給

其戶賦旦曰藩鎮富貴驕蹇往往陷于不道者良由姑息之

過也每易一帥罕有帖然奉命者周世宗召襄州節度使安

審琦即馳驛世宗大喜寵以厚禮國家自太祖變革制度迄

今藩鎮提兵在邊防兼相位者每被召則奔命而至此制御

之大要也好談古者恐思之未至 上然之 癸亥宗正卿

趙安仁言唐朝玉牒首載混元皇帝今請以御製 聖祖降

臨記冠列聖玉牒及別修 皇朝新譜如唐天潢源派譜並

以降臨記冠篇仍別製美名又請以知制誥劉筠夏竦並為

宗正寺修玉牒官從之名新譜曰仙源積慶圖

仙源積慶圖據安仁本傳

附見藝文志云屬籍嘉名為皇宗玉牒事在六年庚午亳州

年其八年趙安仁仙源積慶圖与此不同當考言明道宮成摠四百八十區詔遣內侍設醮犒官吏賜兵匠

緡錢夏四月庚辰司天監言周伯星再見景德三年五月朔日當參考

丙戌御製景靈宮贊頌刻石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

言安邑解縣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掩計三億八千

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

萬一千八百緡竊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厚地阜財

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必有時而闕不可許也丙申賜天

下酺東京五日西南京三日諸州軍監一日令入內侍

省定羣臣與諸宮院婚聘財物之數先是連姻戚里者冗費

過甚每納采成禮之日多領僕從其家供給飲食動踰千萬

或有破產者上曰國家宗支漸廣此不可不限其制度于

常若不豐如解池鹽景德中所收數倍本州亦欲少種不逾
年或雨旱驟減舊額是知天地所育皆貴濟用豈人心可料
其增損耶 庚戌御製元符觀頌刻石 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使李溥以歲滿再任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舊額增
五百七十餘萬斤又言漕舟舊以使臣若車大將人掌一綱
多侵盜自溥并三綱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伺察是年
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才失二百石云 丙辰以景靈宮
會靈觀及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成羣臣稱賀會靈觀字區數
本志闕之當考
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開封仙源奉符衡山華陰
曲陽登封諸縣免今年夏稅十之三東畿七縣及五州府餘
縣免十之二 戊午詔獎壽春郡王友張士遜等以王讀孝
經徹章故也王初為詩即自成章有人心懷禮義之句 上
喜以語輔臣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助南郊絹有六

卷之七十一

六

十萬足錢二十萬貫且言六十萬皆合上供者餘二十萬即
奉路羨餘請遣使臣起發先是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
軍物為貢洎計司檢勘其數多失實故是奏件折之有詔嘉
獎曰謂輔臣曰士衡應卒有材然事失忽略故人往往以虛
誕目之然朝廷所須隨小大即辦亦其所長也本傳以應卒
有才等語為
王旦對錄 庚辰景靈宮使向敏中修宮使丁謂並加兵部
尚書副使以下皆進秩各賜衣帶器幣宮宇摠七百二十六
區 辛未內出司天奏歲星太陰失度太白高主兵在秦分
上謂輔臣曰秦地控接三蜀疆境甚遠軍中不逞輩慮忽聚
盜宜謹備之喃斯囉與秦渭熟戶結為讐曹瑋請益屯兵可
如所請川陝長吏監押巡檢有曠弛者代之 六月辛巳比
部員外郎知齊州范航坐受財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門
島航為吏所在貪狠持人長短衆多憚之 上之尹京也航

宰東明民有訟其鬻虛抄納物者事狀明白按劾已就府佐
皆曰此凶人慮有反覆湏結正堅固乃可 上聞泊付臺覆
按事果中變航止罰金而已後任河東提點刑獄表求知傳
州聊城縣雖云便于舉奠實以是邑富饒利于掬飲在齊州
尤狡蠹不法筭筆無度強取財物其子昭為太常博士直集
賢院聞其醜聲走僕齋書諫勉航怒重杖其僕至是提點刑
獄滕涉常希古發其姦賊又揭榜令民首露得罪狀數十條
遣御史李餗就鞠得實而竄之昭時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
及受代還至南京上言願身為邊卒贖父移善地宰臣言父
子罪雖不相及然亦當降其職任遂令釐務從之昭請降在九月己未
書今并之 己酉權三司使馬元方言來春 禮于內藏庫假賞
賜物准奉祀例內有雜色足帛內藏庫言咸平景德以來南
郊悉不支撥慮他時為例王旦曰初降御札令內藏給諸軍

賞賜時元方言職司豈無經度其賞賜且伏舊借內藏金萬
兩銀三十萬兩錢七十萬貫紬絹一百萬足餘則三司規畫
上曰元方在三司諉議甚多何也旦等曰元方盡心公家然
性卞急而寡思慮同僚異議多以醜言詆之此所以賈怨也
上曰副使判官中亦有英俊豈宜輕待耶居歲餘卒以苛碎
罷 丙申 上謂輔臣王旦等曰邊城言契丹征高麗敗劔
姦人謀之謂朝廷北伐彼甚為備蓋多知天文近象緯示變
皆主胡分其下必當有兵因自疑介旦等曰契丹或微弱則
愈依朝廷必無負約之理所慮弟兄之間自相離異如漢宣
時爭先來朝皆由微弱也 虞部員外郎張懷寶秘書丞韓
庶戶部判官著作郎直史館梁固分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
尚院賜庶緋魚先是起居郎樂黃目判三司尚院三司使馬
元方言其不稱職罷之 上謂王旦等曰人言三司官不欲

數易蓋吏人幸其更移不能盡究曹事之弊耳又勾院乃關防之局官卑權輕難舉其職旦曰三部勾院為一司實為繁劇縱使重官為之徒益事勢于勾稽則愈踈矣若復分三部設官選才力俊敏者主之庶乎分減簿領稍得精意故命懷寶等分領焉 辛丑太常博士范應辰言諸路多闕係官材木望令馬遞銷卒夾官道植榆柳或隨地土所宜種雜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費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蔭及路人從之應

辰德化人

秋七月辛亥飛蝗過京城

上謂玉清昭應宮開寶

寺靈感塔焚香祈禱禁宮城音樂五日先 上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人徧于郊野視蝗多自死者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弭幸也又何賀焉皆力請之旦固稱弗可乃止于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于殿庭間者 上顧謂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也

此事不得其的曰是日實錄書飛蝗過京城故附見是日辛亥初九日

詔

前降德音賜酺宜俟來春 上覽河西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察使印以問宰臣王旦曰節度州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關則納有可觀察印則州長吏用之州印畫則付錄事掌用暮則納于長吏凡節度使在本鎮兵仗則節度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使印田賦則觀察判官支使推官署狀用觀察使印符刺屬縣則本使判署用州印故今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等使其州刺史言軍則專制其軍兵言管內則總察其風俗言刺史則蒞其州事石普獨署奏章當用河西節度使印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五十七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九之二

大中祥符九年七月乙卯分命內臣開封府河東淮南路各三人京東京西河北路各五人與轉運使諸州通判職官接視蝗傷苗稼以聞仍許即時改種悉除其租申禁京城音樂十日 河東轉運使陳堯佐言本路屯兵舊以兩州輦運足帛充衣賜今請于本路自備今年冬衣計省綿絹五十餘萬以為上供丁謂曰河東本無綿絹非可籌畫此蓋承轉運司每歲大計其數故積羨爾此可見丁謂與堯佐不相能也 上封者言蝗旱由大臣子弟恣橫所致也詔諭宰相令學士院降詔以警在位詔曰朕動遵治化用致洽和而近以螟蝗傷于稼穡考前書之所記由部吏之侵漁屬者郡縣之官冒法不檢子弟之輩怙勢肆求民實怨嗟氣用堙鬱俯從輕典恐長敝風自今

士大夫各務敦修更思教勗姑念保家之美勿貽敗類之羞苟擬顯尤難從未減仍令所在官司謹察視之 甲子詔禁京城音樂盡此月 詔天下自今郡官職田並須遵守元制無得侵擾客戶遇灾沴即蠲之先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助賑濟 上曰朕以此田濟官吏本欲人各足用責其清謹耳奇未曉給田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在外官屬所占職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或水旱之際又不蠲省致民無告遂罷奇奏降詔申救焉 八月令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飢年賑濟 己卯中使張文昱等言分路檢視蝗傷民田河南府密縣所傷千二百戶偃師四百戶永安三百戶棣州順安軍不食禾博州通利軍以霜寒悉斃于田野間縣而言之十傷一二 上曰朕始見飛集謂田畝一空自來諸州以不傷為言尚異所收得半今此按視

所傷殊甚。旦曰：陛下精衷念民，即弭災為福。上曰：所定蠲稅分數，更加優厚。輔臣退而相謂曰：自季夏以來，虫螟為孽，日蒙宣示諸路奏章。上憂軫之意，無時暫舍。至于使者奉命出入，皆能上體憂恤，所至詢訪民隱，閱視禾稼，或采掇苗稼千里而至，或能紀錄農事以達。上聽古者人君舉一善言，灾星退舍，况係朝夕攷，以祈天救民為意乎？前代中貴出使，惟負氣恣橫，官吏無得接對，官問民間疾苦，即非至德化下，何由及此？翰林學士陳彭年等言：先准詔看詳新舊編敕及取已刪去並林特所編三司文卷，續降宣敕盡大中祥符七年，總六千二百二道。增要云：二千七百九十四條，分為三十卷，其儀制敕書德音別為十卷，與刑統景德農田敕同行。其止是在京及三司本司所行宣敕，別具編錄。若三司例冊，負舉國一口條制，仍舊遵用。上謂宰相曰：彭

年等刪去繁文，甚為簡便。然有本司起請更相難詰，衝改前後特留一敕者，今既刪去，恐異日或須證驗，即無從得之。宜令錄所刪敕一本，別付館閣以備檢詳。癸未，以京師愆雨，遣使分禱宮觀寺院。丙戌，上親製奉上玉皇聖號冊文。召輔臣同觀，自禁中具儀仗迎導，赴大安殿摹寫刻本。樞密使同平章事陳堯叟罷為右僕射，堯叟以久疾求領外任。上遣閤門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且詢其意。堯叟詞志懇確，乃從之。召堯叟子就賜告牒，尋命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錢百萬。其河堤事，令通判專領。堯叟力疾求入辭，肩輿至便殿，許其子衛尉寺丞希古扶掖而升。有詔勿拜，賜坐久之。別齎錢二百萬，賜希古緋。又作詩餞其行。堯叟偉姿貌，強力奏對，明辨多任智。數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云：丁亥，以向敏中使回宴，近臣于長春殿不舉樂，憫雨也。王旦等曰：昨

偶虫螟已優免民賦今稍亢時雨亦未妨農事物價甚賤陛下憂軫過深四方封奏一一親覽近者特降詔旨蠲京畿權酷之民折輸芻藁中等已下殘欠夏稅又與倚閣生民受賜多矣天灾流行後古所有陛下精祈懇至減膳蔬食臣等備位宰輔豈勝慚懼伏望稍寬宸念再拜以請 上撫諭久之

庚子以刑部郎中直史館高紳為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內銓紳與樞密使王欽若親厚故引用之但令判銓實不掌修撰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乃掌修撰遂為例云及明年紳求外任故事修撰不帶出復授直昭文館知越州

復授直館乃明年三月癸亥并書之九月甲辰兵部尚書叅知政事丁謂罷為平江節度使謂上章請外即授本鎮旄鉞以寵其行尋命為知昇州謂請歸拜墓許之 謂忽請外任當有說而實錄也 丙午以翰林學士陳彭年為刑部侍郎王曾為左諫議

卷七十七 二

三

大夫權御史中丞張知白為給事中並叅知政事樞密直學士任中丞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曾知白彭年等與王旦同在中書常乘間謂旦也曾等技擢至此公力也願有所裨補旦曰願聞之曾曰每見奏事其間亦有不經 上覽之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俱留 上愕曰何事不與王旦同白曾等乃以前說聞于

上 上曰所行公否皆曰公 上曰王旦事朕多歷年所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于旦曰 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先得 上旨今後心賴諸公規益 此據王旦遺事錄附

此右諫議大夫凌策自成都代還 上將擢任之會策已病常謂王旦曰策有才用治益部敏而能斷旦曰策性質淳和臨蒞強濟 上曰然于是命為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丁

未曹瑋言宗哥喃厮囉蕃部馬波叱臘魚角蟬等率馬銜山
山蘭州龕谷壇毛山滔河州兵三萬餘入寇至伏羌寨三都
谷即領軍擊敗之逐北二十餘里斬首千餘級生擒七人獲
馬牛雜畜衣服器仗三萬三千計馬波叱臘等遁去官軍被
傷者百六十人陣沒者六七十人其立功將校死臣凡百三
十九人望賜酬獎詔賜瑋及駐泊鈐轄高繼忠都監王懷信
錦袍金帶器幣立功者第遣一資仍賜金帛陣沒者卹其家
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書徐謂迪曰曹瑋
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邊將誰可代瑋者對曰
瑋知喃厮囉欲入寇頗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
有謀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
號惡兵出宜秋門即今關右兵多可會其羨益發赴瑋同問
關右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被調發

今猶置佩囊中 上令自採取目內侍取紙筆具疏其數當
留兵若干餘悉赴寨下 上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
喃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
及瑋捷書至 上謂迪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喃厮囉大舉
入寇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食會以激怒瑋：勒兵不
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此馬光記
並依今本傳 先是中書請以工部郎中知制誥盛度為右諫
議大夫權知開封府 上曰可更問王旦：時屬疾在告中
書具聖語就問之旦曰度必不樂此任既而度果詣中書自
言幸以文字進不願處繁劇中書并以聞 上曰王旦銓量
士品極當必使人各得其所此豈可不問也于是樂黃目以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兼會靈觀判官屬詞淹緩朝議不以為
稱職乃授黃目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改命度為會靈觀

判官知制誥如故黃目初召試 上以黃目久任外官止試
制誥二篇入西閣不一月遂罷 己酉命樞密直學士工部
侍郎薛映為契丹國主生辰使東染院使劉正宗副之壽春
郡王友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為正旦使供備庫使王
承德副之映士遜始至上京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
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
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九十里至姚家寨館又五十里至
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常于契丹
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
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
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 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鞞尚在長四
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
蓋其南皆奚地也又西門 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
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
殿皆東向其疆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波在
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即堅冰云 庚戌以不
雨罷重陽宴令諸路轉運使督民焚捕蝗蝻無使滋育李士
衡等言河北南郊賞軍緇絹綿承前並自今運送今奉部所
積頗多望許充給賞詔天雄軍相衛貝博等州物帛依舊輸
內藏庫自餘後之時以愆亢有龜山僧智悟詩就開寶寺福
聖塔斷左手祈雨是日雨降自秋不雨 上憂形于色減膳
徹樂徧走羣望及是霑沛中外忻慶分遣官致謝于所祈處
上作甘雨應祈詩近臣畢和 詔諸州蝗旱今始得雨方
在勸穡所宜省事常制務假其更延一月八年以前婚田未
得受理俟豐稔如故凡諸營造悉罷之 己未詔諸州縣七
月以後訴災傷者准格例不許今歲蝗旱特聽受其牒訴

上謂輔臣曰平定軍等處運糧採木始勞百姓後役軍士今山路漸遠多致亡逸大率臨事罕能酌中以愛民為心者不恤士卒以士卒為任者固念蒸庶此實蠹政之本也 河東安撫使言管内粟豆斛直十九錢 貴州言飛蝗投海死海水所激積于岸側僅百里所修玉局觀上清宮悉罷詔災傷州軍有以私廩賑貧民者二千石與攝助教三千石與大郡助教五千石至八千石第授本州文學司馬長史別駕 庚午內出北面榆柳圖示輔臣數踰三百萬 上曰此可代鹿角也雄州李允則頗用心于此朕嘗詢其屢任勞課書曆否對曰設官本要蒞事但竭力何得更謀課最此言亦可嘉也是歲六月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蝻繼生彌覆郊野食民田殆盡入公私廬舍七月過京師群飛蔽空延至江淮南趣河東及霜寒始盡飛蝗之過京城也 上方坐便殿閣中御

膳左右以告 上起臨軒仰視則蝗勢連雲障日莫見其際

上默然還坐意甚不憚乃命撤膳自是聖體遂不康 真宗

諸書多言但不得其時此據王曾筆錄當得其實也今附見九月末 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

年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 聖祖徽號禮儀院言正月天

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

朝拜景靈宮著為定式 初王中正授右武衛將軍致仕其

後遷左武衛大將軍領高州刺史又改領汀州又遷右神武

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每國家舉大禮及有營繕中正必達

靈命以藥金銀為獻前後累巨萬數于是病卒贈鎮南節度

使塑像景靈宮命入內押班周懷政護喪葬事官給仍特封

其妻施氏為吳興郡夫人諸子皆任殿直中正初得神術在

貧困中權豪以威脅利誘終不泄露及遭時被寵祿賜甚厚

黃治所化惟賑施貧窘崇奉道釋而已 上為製靈遇贊述

其始終 己卯王欽若表上翊聖保德真君傳三卷 上製
序 己酉召輔臣至龍圖閣出 聖祖篇翰藥金銀像什器
錢寶花樹等物及降臨內記真紀示之 壬辰以兵部郎中
李虛己為戶部郎中侍御史李行簡為兵部員外郎并充龍
圖閣待制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國子監直講馬元為太子
中允直龍圖閣並賜金紫 上作詩二章分賜之直龍圖閣
自元始序位在奉官之首仍預內殿起居 上因言行簡勤
學篤行臺中劾事皆先委主簿獄情具始自引問人以為得
體臺官以月給茶錢不足欲表增其數行簡獨不署字人多
稱之 初祠部員外郎呂夷簡提點兩浙路行獄時京師大
建宮觀伐林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峻急工徒至有死者則
以亡命收繫其妻子夷簡疏請緩役又言盛冬挽運艱難宜
須河流漸通以兵卒番送及代歸 上謂曰觀卿所奏有為

學中十七之二

七

國愛民之心乃擢刑部員外郎侍御史知雜事賜緋歲蝗旱
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
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黜有罪者後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
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亦宜勿問益徙之遠方
上從之夷簡數事必不同也今附見當考 先是丁謂力庇李溥王行新法
言不便者雖眾謂持之益堅及謂罷政羣議復起 上謂王
旦等曰茶鹽之利要使國用贍足民心和悅卿等宜熟思之
旦等曰此屬邦計欲選官與三司再行定奪臣等參詳可否
奏裁 上曰卿等宜即具詔明述卹民之意丁酉下詔曰朕
思與蒸黔共登富壽山澤之禁雖有舊章措置之宜慮傷厚
斂將期惠物無悻從寬專命朝臣僉謀邦計使共詳于通制
庶俯洽于羣心宜差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凌策知雜
御史呂夷簡與三司同共定奪務要茶園鹽亭戶不至辛苦

客旅便于興販百姓得好茶鹽食用仍送中書門下參詳并
令權貨務告示客旅應入中筭射茶鹽等一依常例更不別
生名目致有疑誤虧損蓋欲濟人固非言利商旅等各安乃
業以終于樂成有司等無棄予言免彰于掎克 十一月甲
辰三司言諸州欠商賈飛錢欲罷來年官市繒絹償之詔發
內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 乙巳黜天武右廂指揮使興
州團練使鹿信為陳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郡如故先是京
城北民舍火信領兵救之部卒毋謙等五人盜民家白金五
百兩命斬謙等仍先斷手足信以所部不肅故及于責都虞
侯而下咸決杖配江淮奪城 河西節度使知許州石普上
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高賈自秦州來言唃廝囉欲陰
報曹瑋請以臣嘗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勝先是上方崇
符瑞而普請蘇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

遂忤 上意于是 上益怪普言踰分而樞密使王欽若因
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 上怒欲遣使就劾宰相王旦請先
召還命知雜御史呂夷簡于京城南置院推鞠入內押班周
懷政監之獄具集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普坐私藏天文
罪應死而官當議乃下百官尚書右丞趙安仁等議處死詔
除名配賀州遣使繫送流所 上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
躁干求不已既惜文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朕以 先
朝故每容忍之而普言益肆錄其微効俾貸極典聞普在流
所思幼子轉泣下流人有例携家否王旦等曰律無禁止之
文詔許挈族以行才至賀州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房州
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守護之普僮有膽略凡預計伐聞
敵所在即馳赴而平蜀盜大小數十百戰推鋒與賊角衆伏
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步之術 太宗嘗曰普性

剛驚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嘗令善工製金帶時普帶御器械方侍立輒進曰願以賜臣 太宗即予之及普以罪廢每 太宗忌曰必盡室詣佛寺齋薦歲以為常

壬子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知秦州曹瑋為奉州都部署依前兼涇原儀渭州鎮戎軍緣邊安撫使以禮部郎中李及為太常少卿知秦州時瑋數上章求解州事 上問王曰誰當

代瑋者曰薦及可任 上即命之眾議皆謂及雖謹厚有操行非守邊才不足以繼瑋秘書監楊億以眾言告曰不谷及至秦州之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擗婦人

銀釵于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且具道其事曰鄉者公初用及

外廷之議皆恐不勝其任今及材器如此信乎公知人之明也曰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

市中固當斬也烏足以為異政乎且之用及者其意非在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羌戎驚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

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益服

旦之識度 此事據司馬光之記聞然謂瑋在秦州七年及以 旦之識度 樞密直學士代之則誤及代瑋知州事耳瑋摠兵

馬且為如故瑋去年九月方自渭徙秦其在秦才一瑋雖摠兵久也為疾學乃天禧四年正月今但為太常少卿瑋摠兵馬而及知州事禁軍白晝盜民物守臣固可斬不必為主將也先及云故為主將恐亦誤蓋誤以及即代瑋摠兵馬者故云 及在秦州不知凡幾年當考 乙卯詔改來年元曰天禧 癸亥召近臣觀書龍圖閣秘書監楊億知雜御史呂夷簡預焉 上作詩五章各賜宰輔宗室兩制諸帥待制等命

儒臣即席皆賦 王欽若常自言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

既去視其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于壇上戊辰欽若言度墳在鄭州祠宇毀壞欲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錄度孫坦為鄭州助教欽若又謂以新廟編入祀典從之仍作文著其事凡天書及諸祠祭皆欽若發之難以濟其卯佞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明辨時其推狀王欽若好為鬼誕常自言生于黃鶴樓又自謂裴度後身文公持辨析之曰非也若云臯夔稷契之後身吾化不敢寤寐如以為裴度後身吾謂必不然夫釋氏以為人之轉愈疾遠近奔走求飲者無筭即批其狀委觀使填塞禁止其妖遂絕今冀公興造祥源觀特為倡導此前後身之相背足驗其矯耳插紳傳以賜會用蔬食有司備伏衛道門威儀鈞容樂導聖製玉清昭應頌赴宮 辛巳召輔臣至崇德殿觀新製真聖寶冊袞服仙衣等又至崇政殿觀玉皇法後道具物 上新作天書金輅 上服鞞袍命輔臣臨觀焉 丁酉有司奉玉皇寶冊袞服 聖祖寶冊仙衣 二聖絳紗袍至長春殿中書樞密院修奉寶冊副使迎拜庭中道門威儀禁衛授護安于崇德殿戊午奉天書置天安殿玉皇寶冊袞服 二聖絳紗袍于文德殿 上致齋于崇德殿己亥 上酌獻訖奉天書及玉皇寶冊袞服赴玉清昭應宮 聖祖寶冊仙衣赴景靈宮 上遂宿齋于玉清昭應宮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奉天書升太初殿行薦獻之禮奉
上冊寶衮服又詣二聖殿奉上絳紗袍奉幣進酒諸路分設
羅天大醮先建道場前七日致齋禁屠宰刑罰止凶穢坊市
三日不得飲酒食肉軍校牙將道釋耆壽悉集寺觀軍營民
舍就門庭設香燭望拜官吏服非齋斬悉預餘不得恠服諸
路令轉運使察之是日 上齋于景靈宮壬辰奉 上冊寶
仙衣于天興殿禮畢車駕還內羣臣入賀于崇德殿丙午詔
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 己酉命攝太尉向敏中
奉上太廟六室加謚冊寶 庚戌親饗六室是日 上齋於
南郊之青城 辛亥奉天書合祭天地以 太祖 太宗並
配還御正陽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賞賜如東
封例免災傷州軍見欠田租及和糴減荆湖南路鹽價蠲天
下逋欠雖盜用經三十年者亦蠲之 羣臣上尊號冊寶于
大安殿 壬子 上與宰相及諸司三品宗室刺史知雜御
史以上駙馬都尉致齋以王欽若為宣讀天書禮儀使設玉
皇像于大安殿天書位于東聖祖位于西建道場乙卯三鼓
四籌 上于殿上西向立羣臣朝服升殿各侍儀衛使奉天書
置玉皇前攝中書令任中正跪稱嗣天子臣諱謹與宰相等
宣讀天書講求聖意虔思睿訓撫育生民王旦跪取左承天
門天書置案上攝殿中監張景宗張繼能奉案攝司徒王曾
攝司空張知白跪展攝太尉向敏中宣讀每句畢即沉思其
指云此句天命訓 皇帝某事或云奉天或云愛民攝中書
令王欽若執筆抄錄宣讀畢攝侍中張旻跪奏嗣天子臣諱
敢不虔遵天命儀衛使跪納天書于匣中又取功德閣泰山

天書宣讀王欽若進所錄天書意 上跪受登歌酌獻奉天

書于輦天書意於輿還內遂謁玉清昭應宮 上作欽承寶

訓述示羣臣丙辰謁景靈宮遂幸會靈觀實錄在二月寶訓述

即從于本紀 丁巳謁啓聖院 太宗神御 戊午謁普安院

元德皇太后聖容戊戌詔以四月一日為天祺節其制度悉

如天貺云功德閣天書至是始 丙寅命宰相王旦為兗州

太極觀奉上册寶使尚書右丞趙安仁副之知建昌軍王耿

上書言時政要務凡七事一曰省灾異二曰廣言路三曰明

饗祀四曰正服用五曰察黨與六曰謹修養七曰嚴邊備

上覽而嘉之 己巳給事中孫僅卒 上曰僅篤于儒學性

端慤中立無競深可惜也命遷其子官 二月三司假內藏

庫錢五十萬貫 壬申 上御正陽門觀酺自是凡五日

乙亥三司言河北昨買絹三十萬足本路以蝗旱減其三之

一今請令京東路買十萬足 上曰京東灾傷甚于河北安

可重緩吾民乎亟罷之 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

其月俸不兼他職每日須一員奏事或有急事聽非時入對

及三年則劾其不勝任者先是 上謂宰相曰朕以去秋蝗

旱回內自省天下至廣豈民政有闕耶比聞外廷浮議謂朝

廷鮮納諫諍殊不知羣臣言事朕每虛懷聽受苟有可采隨

即施行蓋中外之人猶未深悉爾且朝士中固多才識近覽

賦頌之作尤覺文風不變直言讜論豈無其人當下詔別置

臺省官專主諫奏然所選尤須謹厚端雅識大體者至於比

周浮薄朕不取焉王旦等曰陛下聖政日懋多士如林尚復

孜孜詢求如恐不及必有奇材上副推擇 戊寅內外官並

加恩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旦加太保中書侍郎兼兵

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吏部尚書楚王元佐領雍州牧相

王元偓加尚書令兼中書令為成德鎮寧等軍節度使進封
徐王彭王元儼加太保為鎮海天平節度使壽春郡王受益
兼中書令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加右僕射定難節度使
趙德明加太傅三公併除雙員自旦及元儼始州牧自元佐
始 上作會靈觀銘元符論頌思政論仍出正說十卷春秋
要言三卷清景殿書事詩百篇召輔臣至龍圖閣示之 辛
巳 上作三惑論三惑歌并注仍續函刻板摹本以賜輔臣
發常平倉粟置場十四出糶以濟貧民緣市物貴故也 丙
戌 上齋于長春殿 丁亥設元天大聖后版位于文德殿
上親酌獻拜授冊寶于王旦仙衣于趙安后旦等跪受奉以
升輅具鹵簿儀衛所過禁屠宰二日官吏迎拜至兗州遣官
三十員袴褶前導奉冊曰 上不視朝 辛卯召太子中允
直龍圖閣馮元講易于宣和門之北閣待制查道李虛已李
行簡預焉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為常因數訪大臣能否而行
簡無所怨昵必盡稱道其長人推其長者 癸巳 上謂宰
臣曰朕以去歲蝗旱秋稼不稔夙夜驚懼未嘗暫忘今已中
春時雨未降齋心請禱誠感莫達實慮政令有爽天意曰思
茶鹽條禁傷于峻刻宜有以革之向敏中曰天時災沴抑有
常數今陛下勞謙克己攷：盱昃苟邦政人事無所闕失則
天灾流行亦無累于聖德願稍寬憂軫 上曰茶法行之已
久倘或難于遽改但削其尤不便民而傷于厚斂者可也
嘗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
問吉凶簡尺 上怒欲盡付御史按罪王旦具請以歸翌日
白上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舊所占
問者進曰臣幼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下獄 上
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

於不發而以罪他人 上意解旦至中書悉然所得書既而

大臣有欲因是以擠已所不快者力請宥治 上令就旦取

書旦曰臣已然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此事據遺事錄 初加

上 祖宗謚冊刑部侍郎叅知政事陳彭年侍 上朝天書

畢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閣中方如廁風眩仆地肩輿還家遣

中使挾醫診視旦夕存問尋進位兵部侍郎表求罷俸詔答

不許己亥卒 上聞之即幸其第涕泗良久又觀其所居陋

弊嘆惜數四贈右僕射謚文僖錄其子孫甥姪彭年性敏給

強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平居手不釋卷屬詞頃刻而

就未嘗抒思慕唐四子為文體制繁靡 上多令檢討典故

自大中祥符後禮典交舉彭年無不參預或別殿訪對或中

使手札臨問彭年從宜應答無所凝滯皆合 上意凡典章

大法之事每密有諮謀自升內閣即以翰墨為己任不欲領

他務然李宗諤楊億皆在朝及宗諤卒億病退則彭年專文

翰之任矣事務益繁愈復勤職以固恩寵手披簡策口對賓

及胥吏白事滿前或密荅詔問曉夕若是形神皆耗勞心既

久舉止多失措至有顛倒衣冠服手撮果饌雖暑汗沾體不

暇澣濯家人左右有不記其名者書字甚急日可萬餘人不

曉惟起居院吏趙亨識之 上亦知其姓名後特補三班前

後賜御製歌詩凡六篇其性遇如此性卑儉每得俸賜多市

墳籍雖處貴顯無改平素及卒 上甚追悼其妻每入謁多

獲賜賚嘗出彭年画像示之又嘗謂王欽若曰彭年善人何

意遽此淪喪至於兼才博學今罕其比自在左右服勞夙夜

憂職太深未嘗休憩朕每諭其游息然賦性勤謹行之彌篤

不幸而隕得非命歎然彭年性姦諂時號九尾野狐在翰林

日嘗詣中書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翌日復至自言有事當啓

白旦諭令見向敏中他日敏中命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
旦瞑目索紙封之敏中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
進取耳始彭年仕未達求為大理寺評斷官張齊賢時實當
國一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或疑
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齊賢云據王三月庚戌陝西

轉運使段惟幾言所部歲給諸軍衣絹二百萬皆自川陝輦
輸而至今請以羨餘七十萬上供詔令所在別庫貯之 戊

午以樞密使王欽若為會靈觀使會靈物置使命叅知政事
兼領于是王曾次當為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意欲得此

曾因懇辭焉 上頗不憚謂曾曰大臣宜博會國事何遽自
異耶曾頓首謝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駕

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葉清臣王曾言行錄
曾緣此罷政及中謝

日具述欽若欲自領使蓋不意大悟于是欽若出取庚申免潮
州逋鹽三百七十三萬二千斤 江南提點刑獄太常博士

范應辰上言伏觀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臣謹按呂
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

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由是赦宥之文可得而詳矣故
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今臣看詳所部州軍正月

中旬已後所申犯由過誤而被宥者雖多切害而蒙釋者亦
眾蓋以姦凶之輩密料赦期百計罔有不為萬途得以殘酷

或發其夙憾恣彼忿心怯弱者因此受辜強梁者由是得便
或舉家而隕命或罄室而虜財或持刃殺人肝腦塗地或縱

火焚舍蘊蓄蕩空有糾合輕生之徒恣為強剽之盜公行殘
害以奪資儲巡警之官上逼下逐或設謀而緝捕或冒險以

鬪敵科校耆伍書罰令尉方諧敗獲合正典刑逢此需息亦
除其罪恣又配為卒伍皆給衣糧今力耕之夫遍餓原野而

此輩季支以服月賜以粟又何異賞人為盜者耶與夫疑則赦之諒有殊矣望自今應有知赦在近而故為罪戾若赦後彰顯情理切當者死罪已下遞減一等斷之有赦前殺人剽財赦後雖不復為若因事捕獲並請決配遠惡諸軍其有諸州曾係殺人放火虜劫財貨已依赦配奪城者望止令奪處重役如更犯逃亡飲博等罪並依禁軍例科斷其已該赦免重罪而情理切害者令逐處長吏取索赦到日所放罪人內元犯謀殺鬪殺之類籍其姓名若再瀆憲網不以罪名大小並收禁奏裁其州縣官吏昨因差檢災傷徇刑受賂或按已結正及未發覺者望准赦原免其罪而除削其官以伸警戒上曰先帝因郊禮方議肆赦致齋之夕有朝士秦再思上書願勿赦且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先帝頗疑之時趙普為相因入對言曰聖朝開創以來具存彛制每三年郊祀即覃肆青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至若劉備偏據一方區區用心臣竊為陛下不取先帝善其對赦宥之文遂定應辰奏頗見盡心然或全無赦宥亦恐難行張知白曰古人所謂教則不可無之實難斯為確論也 是春京畿旱夏四月庚午王旦自至兗州 辛未王旦言曹濟徐鄆州廣濟淮陽軍每年船運上貢斛斗三十七萬石去歲蝗旱望免夏稅一料支移詔可 甲戌三司言在京榷貨務入便錢請以大中祥符七年二百六十一萬餘貫為額每歲比較不及數當職官吏准條科罰從之 己亥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曰永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絳囊漆匣 上親題署之 戊寅監察御史濟陰王博文言近充監祭使祀夕月其日辰時行事至巳時

前禮畢伏以祀稱夕月壇號夜明既屬陰靈翻居晝祭以臣
愚見恐未合宜望詔禮官博士別加詳定事下有司且言准
禮秋分祀夕月于西郊國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
朝朝日秋夕月唐柳宗元論云夕之名者朝拜之偶也古者
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莫肯朝夕左傳曰朝而不夕記
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按禮文秋祀夕月蓋其時晝夜平分
太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月之祭以祀日未前十刻太
官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未後二刻行禮唐劉禹錫任御史
監祀夕月壇有詩備記其事注云其禮用晝蓋是古禮以夕
行朝祭之禮又按禮云從子至己為陽從午至亥為陰參詳
典禮合于未後二刻行事從之己卯河東江南益州路並言
而足 庚辰徙封州刺史知絳州錢惟濟知潞州初惟濟自
請試郡授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
桑主欲殺之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面給食視之而盜以左
手舉匕箸惟濟曰以左手創他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
重正用左手傷右臂耳非尔自為之耶盜遂沮伏 上聞之
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輒明辨後必為能吏於是遂
移潞州 壬午賜進士楊偉及第賈昌朝同出身大禮之初
貢舉人獻賦頌者甚眾詔近臣詳考惟偉及昌朝可采故召
試學士院而命之偉建陽人昌朝獲鹿人璉孫也 右司郎
中龍圖閣待制查道以耳聾難于對問表求外任 甲申命
知絳州將行 上御龍圖閣飲餞之時絳州蝗災道既至不
俟報出官廩米設糜粥賑救飢者發州麥四千斛給種農民
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
駁事晁迥李維上言中書門下劄子付登州據年平縣學究
鄭河狀以本州民闕食願出粟五千六百石賑濟望賜弟巽

班行奉聖旨不行者臣等高度損餘補乏為利亦大望令宰
臣定議特從其請俟豐稔即止庶儲積之家有所勸率大濟
之饑上寬聖慮詔補巽三班借職自是納粟者率以為例
乙酉著作郎劉燁為右正言時准別詔置諫官燁首預其選
上曰諫官御史之任實艱其人當須識朝廷大體達政刑要
道言必諧理乃為稱職耳燁溫叟之子也嘗知龍門縣羣盜
殺人燁捕得之將械送府恐道亡乃斬之眾伏其果通判益
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曰對上問曙治狀與
凌策孰愈燁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
盜賊間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嘗出陛下法外也
上善之曙峻法以繩盜賊賊無輕重一切戮之眾股慄居數
月盜賊屏竄蜀民外戶不閉嘗有卒夜告其軍謀亂者曙立
辭其偽斬之民安其政以此張詠號前張後王五月甲辰

以殿中丞劉平為監察御史用新詔也嘗知南充縣會夷人
寇涪牛監轉運使檄平權瀘州事平率土丁三千擊走之後
以寇準薦復知瀘州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太保平章事
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僅一紀謙退周謹每遷官受賜
常有媿避之色素羸多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自東
魯復命益臞瘠不任趨謁連拜章求解上素重其德望委
任莫二聞其引退甚不樂復詔褒答繼以面諭戊申制授
太尉兼侍中聽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
時日入預參決旦聞命愈恐家居不出手疏懇請去位且言
私門百口屬疾將遍欲退身以息灾咎今加此峻秩則是愈
增罪釁辭意堅苦實錄云旦奉詔並便殿占謝固讓新命據
本傳及神道碑並云旦不出也恐實錄未
可全信又遣子詣向敏中附奏上曰欲引退固未可言
但體質羸弱亦可憂也旦當國歲久始終如一鎮靜中外實

有賴焉且未嘗有一事干撓朝廷今此固辭或難違其意既
決旬乃詔止加封邑其餘優禮悉如前制後旦所上制書詔
在庚申今并制書詔
以仍歲蝗旱民多流徙遣殿中侍御史張廓往京西路薛奎
往河北路駕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鑊勾院張紳往兩浙路太
常博士判三司度支勾院韓庶供奉官閤門祗候賈象之往
江南路著作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張師德供
奉官閤門祗候曹珣往淮南路體量安撫所至不得宴樂游
後及多借官健舟船長吏亦無得迎送 以高郵軍民苟懷
玉為本軍助教以其出米麥三千斛濟飢民故也仍許自今
為例張知白曰自古入粟拜爵皆歸公廩今則不然民或阻
飢自相假貸官為受領均給貧窮陛下深軫皇慈特加旌賞
斯令典也 丙辰開封府及京東陝西江淮兩浙荆湖路百
三十州軍並言二月後蝗蝻食苗詔遣使臣與本縣官吏焚
捕每三五州命內臣一人提舉之戊午知明州劉紳言諸州
天慶觀聖祖殿自今請令群官到任得替泊朔望並齋潔朝
拜奏辭後之劉紳 西京應天禪院 太祖皇帝神御殿成
為屋凡九百九十一區己未命宰相向敏中為奉安聖容禮
儀使入內都知張景宗管勾迎奉左諫議大夫戚綸告永昌
陵秘書丞譙人魯宗道為右正言用新詔也 殿中侍御史
張廓言奉詔京東安撫民有儲蓄糧斛者欲誘勸舉放以濟
貧民俟秋成依鄉例償之如有欠負官為受理從之 壬戌
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夷簡請自今止令轉運使
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舉本部官屬其監當物務知縣京
朝官及在京常叅官勿使奏舉詔因罪犯監當人不得舉官
其朝官知縣者不得舉本州軍幕職曹官餘並如舊所舉但
歷任及四考者並許施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五十八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五十八之二

真宗皇帝紀二十之二

天禧元年六月乙亥詔選天下廂兵遷隸禁軍者凡五千餘人 丙子右正言魯宗道言臣嘗讀近書自唐季接五代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亂離塗炭冤號天地金血之氣鏗盡叶和愁苦之聲求息不暇天禍既悔至聖勃興故 太祖皇帝以神武大略定天下有及掌之易 太祖皇帝以至仁善繼恢復域中成光大之業陛下奉而守之勤而行之彞倫叙矣故云亭泥檢睢壤恭祀謁太清之真觀薦玉皇之大號至于必躬聽斷勵精理道以宵旰為宴處樂菲薄而久安後古王者徒載簡策耳惟親民之官政事最切未見區別其如民何今官吏差一知州縱老昏窳識以何道推降之銓司平配一縣今雖薪麥不允宜無由擯斥之今與天下親民之官以十分論之黷貨害政未寘刑章者有其三清濁混然巧于情偽使在上知而不能糾舉者又次焉暗儒不能制猾吏不能審法令凝滯于物者又次焉貴游親屬望風護養而不言者又次焉是則介然自守納己恕物不論上不瀆下為陛下致于民政者十不一二焉欲民之安其可得乎漢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考察其言觀其能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人且令大臣具宴見之禮以遣之訊之以言而察其應對觀其詞氣而考其臧否才能者獎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擇臺閣有風鑒簡望臣僚主遣之能否之間各如其狀恐如聖政稍得其宜又審官之任奉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或詔參預宰司覆令按驗亦不為煩唐故事宰相帶兵吏部者午前在中書午後歸本司治事是亦內外兼領

之制任不任狂冒干犯冕旒待罪之至 上曰諫官供職頗亦用心但以朝廷無他事可言故止及此耳然謹牧等實亦朝政之急務也 庚辰發運使言真州等處轉般倉及江浙上供米二百二十餘萬斛欲留逐處以濟閩之從之 甲申以武昌節度副使邊肅知光州用辛亥赦書也時刑部奏其元犯 上曰肅在邢州日方北戎侵擾屬詔令桑城入保肅能固守頗著誠効雖冒賄賂亦累該赦宥矣故特授以郡向敏中嘗謂王旦曰邊同年責已久牽復可乎旦曰為近臣坐贓豈得更陞進耶敏中語數及之旦曰旦非于同年無情公若欲用之須旦死可也敏中乃已 此據遺事錄 詔金部員外郎提點中書制敕院五房公事劉明恕自今遇慶節大禮許依樞密副都承旨例進奉上壽仍赴宴會始更舊制也 祥符六年官其不可王曾言行錄云堂使劉明恕宰相以其服勤為久

此科謂之將軍科

二

地不可廢舊章乃議羣吏晨謁之際獨俾陞階復授恩例改 是月封者言邊鄙雖寧武備難闕望令群臣各舉將帥之才如邊上未有員闕即且于內地州軍差遣緩急及副推擇乃詔所知者各舉三兩人具名以進已而樞密院又請令宰相已下各于京朝幕職等官內及閣門祗候以上舉堪任將帥者各三兩人向敏中等曰執政之地日奉僉諧苟有見聞便可論薦若更特降詔旨明述封章不惟結于私恩亦恐別興異議 帝然之秋七月辛丑以蝻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令諸州公署設祭壇州卒王貴獲玉印文曰國主趙萬永寶印長三寸許廣二寸玉溫潤而形制甚古貴言至秦州遇道士授之云得自于闐國通聖山池秦州部送關下 王貴事實錄太已酉右正言劉焯魯宗道等言每有章疏

例于閣門投進事頗非便欲於通進銀臺司進入從之又言
章疏例須手寫伏緣筆札不精慮瀆聖覽宜令親書 王旦

以病堅求罷相甲寅召對滋福殿左右掖扶而升 上覩其

瘦瘁憫然曰朕覺體中不佳方欲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

奈何因命皇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為

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獨凌策李及旦退復上疏

請去位 上乃許之旦遺行錄及神道碑並稱皇太子按此

太子事尤以為祥符 丁巳以旦為太尉仍領玉清昭應宮使

特給宰相俸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上尚書省遣其子大理

評事雍就第賜告命錫賚器服悉如宰相旦入謝便殿伏拜

仆地內侍存問相屬曰或三四出御藥署預粥賜之旦端重

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蒞事莊重

不可犯其為宰相務遵守法度重改作妙于啓奏言簡理順

每與同列論事 上前或枉正相戾雖未嘗廷諍然自守直

道不為曲辨所遷有識畧善鎮定大事其于用人不以名譽

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

士雖拂于己者亦不以私廢當國歲久 上益倚信所言無

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議必曰王某以為何如事無大小

非旦言不決當是時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

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入對便殿在丁

并書 先是蟲螟為害諸路轉運使督令佐焚捕有荷校者

至是監察御史劉平言其事亟命免之 三司請依常歲於

開封府界均買草千餘萬圍 上以螟蝗為害慮煩民力令

中書樞密院議其可否向敏中曰國家監牧馬數萬先朝倍

多廣費芻粟若令群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

外廐耳王欽若曰敏中之論實為便利往年已曾建議蓋近

臣所見不一遂寢其事今既僉同臣請別具條奏 上可之
八月庚午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為左僕射平章事先
是 上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令
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 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
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
人此亦公議也 上遂止及旦罷 上卒相欽若欽若嘗語
人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辛未翰林學士晁
迥等言准詔詳定叙封所生母及致仕官封贈事請自今父
武升朝官無嫡母繼母者計叙封所生母致仕官曾任升朝
官則依例封職其致仕後遷至升朝官者不在此限從之禮
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注國朝以來三公不兼宰相
無赴上之禮 上優寵大臣故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疾不赴
為 壬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右僕射

門下侍郎

沈括筆談載敏中拜右僕射中必大喜既而曰敏中大

為右官職

按此時宗諤死已五年矣又按至道三年四月十一

月李沆為右僕射

沆為右僕射六年閏十一月張齊賢為右僕射五年十一

右僕射

蓋自王欽若為右僕射此月又改左僕射而敏中為

乃第其人括所

上以先所遣按巡諸路使者方屬西成

或妨農事乃悉召赴闕

所在百姓委長吏倍加安撫無令輒

有搔擾

丁丑詔自今兩省給舍南宮北宅將軍已上許乘

狨毛暖坐餘悉禁止仍絕其採捕

丙戌以都管員外郎判

三司都磨勘司黃震為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使賜金紫

先是李溥出三司小吏為發運使十餘年姦贓狼籍丁謂黨

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 上知其意在溥

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無負陛下任使者

臣敢不与之和既至發溥姦贓數十事詔遣御史閣門祇候

各一人按劾之震浦城人也嘗通判遂州會有詔特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守曰朝廷豈忘東川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庫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而詔至震發傳罪乃十月丁亥詔崇文院以三館為額詔使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官院不在磨勘之例己丑以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錢易判三司都磨勘司建議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輒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欺給者請除去之九月上與議及吏員向敏中曰太祖太宗朝閤門祇候不過三五員宣導贊謁而已今踰數百人而除授未已祿廩至厚地望亦優其間不無濫被升擢者願賜裁損上曰此蓋相承為例當漸減省之癸卯給事中叅知政事王曾罷為禮部侍郎初曾以會靈館使讓王欽若上意不憚及欽若為相曰欲排異己者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而曾令人輦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明日上以語欽若遂罷曾政事曾既罷往謁王旦疾甚辭弗見既而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願予不得見耳且曰王君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李迪為給事中叅知政事依前會靈觀副使迪嘗獨對內東門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仍歲旱蝗上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兵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上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

子於財無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 上悅
迪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
行宮才令加塗葺而已及幸涿毫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
旱蝗之灾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 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誤
朕為此 己酉太尉王清宮應宮使王旦卒前數日車駕幸
其第留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作奏畢自益四句云
已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亟令昇至內闈有
詔不許及門旦已卒旦與楊億素厚善病革延至臥內托以
後事請撰遺表旦言忝為宰相據上公之列不可以將盡之
言為宗親求官止當叙平生遭遇願躬親庶政進用賢士少
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云我家世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
風不得恃相輔家事泰侈勿厚葬無以金玉置柩中時年六
十一 上遽臨哭之廢朝三日優詔贈太師尚書令別次發
哀後數日張旻赴鎮河陽當飲餞 上以旦故不舉樂謚曰
文正錄其子弟姪外孫門人故吏授官十數人及諸子服除
又詔各進一官旦性冲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甚陋 上欲
為治之旦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
飾毡席拒而不許姻親有服飾稍過度者愠見于色兄子睦
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旦曰我常以門內太盛尔豈可與
寒俊競進取耶至其沒也子素猶未官婚姻不求門閥事寡
嫂有禮與弟旭友爱尤篤留意文雅及近世與章官族志在
敦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德風為國宗臣 上所尊禮盖平
世之良相也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固未深信及親見王欽
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 上遇之厚不忍
去乃歎曰李文請真聖人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
行旦為儀衛使常怙 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以歛盖

悔其前之為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已議者謂

旦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于勢位而不能以自終或比之馮

道云龍川別志又載曰買妾及問沈氏銀器事按詔自今特

旨召試者并問時務策一道仍別試賦論或雜文一首十月乙

卯劉若冲以聖製思政論正說賜近臣從龍圖閣待制李虛

己之請也 癸亥上封者言國子監所鬻書其直甚輕望令

增定 上曰此固非為利政欲文籍流布耳不許右正言魯

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但以念誦為工

固究大義 上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取策論諸科有

能明經者別與考校可申明也 冬十月丁卯太常丞集賢

校理晏殊以歲經蝗旱上軫聖慮灾沴已息稼穡大稔惟德

動天頒詔褒之 庚午尚書右丞宗正卿趙安仁言方今中

夏宅心殊方內面四民興業百職修舉其為治定功成時雍

道合越固已超越于前代矣而陛下益精庶政尚勞聖躬前殿

視朝移晷忘倦便坐決事盥食為常雖天意曲成無遺於一

物而人君大體宜專屬攸司願依舊規庶為永式望自今前

殿依舊奏事外崇政承明殿當坐視諸司常務顯有條例者

令本司施行訖奏其審官二班至吏部銓亦令分日引對詔

閣門自今後殿引見公事日不拘兩司 辛卯壽春郡王讀

論語終奏 上作詩賜王及王友張士遜等 十一月右正

言直集賢院祖士衡言伏覩將相及遠方使辭見并于內殿

特開曲宴比至罷會日已逾午有司例各還第而乘輿復御

便坐決事殆非君逸臣勞之旨欲望自今曲宴特輟視事著

為令從之士衡上蔡人也 庚子龍圖閣待制李虛己等上

新編御集百二十卷召輔臣至滋福殿視之賜虛己等銀帛

辛亥翰林學士李維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卷

迎奉聖像記二十卷奉祀記五十卷詔褒之賜器帛有差
乙卯幸太一宮大雪盈尺 上謂宰相曰茲固豐稔之兆但
慮民力未充失于播種卿等其設法振勸勿遺地利 前江
州瑞昌縣主簿劉若冲進所業命試舍人院以策論稍優特
陞而資先是若冲建議自今召試者並請試策至是用其議
而命之也若冲禧元年十一月甲寅詔蓋若冲實錄無 十二月
丙子以寒甚放朝知制誥盛度等言奉詔蠲放逋欠凡九百
四十三萬所釋萬五千五百人 庚辰遣使減價鬻炭千萬
秤于是以五鼓開場又限以一秤貧民趨走寒路或錢資不
及多虛往者乃詔一斤已上咸鬻之仍以辰時為候 壬午
新作皇帝昭受乾符之寶召輔臣詣滋福殿同觀初祭醮詞
表皆用御前之寶 上以未盡恭恪故改制焉 祀汾陰歲
加上五嶽帝號有冊無寶 歲始詔刻玉 丁亥令會靈觀

使王欽若奉安于奉獻 貞與玉清昭應宮判官禮部郎中
知制誥夏竦責授職方員外郎知黃州竦娶楊氏頗工筆札
有鈞鉅竦浸顯多內寵與楊不睦楊與弟偁竦陰事竦出
訟之又竦母與楊氏母相詬罵皆詣開封府 以聞下御史
臺置劾而責之仍令與楊離異 壬辰遣使緣汴河收瘞流
尸從淮南轉運使薛奎請也 江鎮東齋記云天禧初薛奎為
它語但云東南乃天禧元年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按
奎除淮南轉運乃天禧元年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按
當是日先罷政矣除事見祥符元年四月今不取

